

# 华盛顿形象的中国解读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sup>1</sup>

熊月之

〔内容提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事功、品德，在晚清中国被广泛、持续传播，其名字翻译被逐渐雅化，其形象被从多维度解读，诸如传贤不传子的尧舜形象，领导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英雄形象，知错认错的诚实形象。这些解读，对于了解美国历史，改变中国人的异域人物观念，对于反清革命动员，都有重要价值。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被人们从形式、制度与思想等不同层面进行释读。中国有尧舜禅让传说，而缺少民主传统，所以对于华盛顿传贤不传子印象深刻，而在制度上、思想上对民主理解不深。华盛顿形象深入中国人心的部分，主要是民主政治的形式。对帝制敏感，对专制不敏感，这就是华盛顿形象在中国影响的实际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名号而行独裁之事，并没有激起强烈的反抗，但他一旦在形式上也抛弃了民主，便举国哗然，洪宪帝制也应声倒塌。这与华盛顿形象部分深入而不是全部深入人心相一致。

关键词：华盛顿 民主 辛亥革命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的事功、品德，在晚清

---

<sup>1</sup> 学术界关于华盛顿在近代中国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较早的有艾周昌的《华盛顿与中国》（《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俞旦初的《美国独立史在近代中国的介绍与影响》（《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华盛顿的介绍、华盛顿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稍后，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华盛顿在近代的影响也有述及，包括梁廷枏、魏源、徐继畲的美国观与华盛顿观。21世纪初，邹振环的《“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谱系的重建——华盛顿与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九辑，2005年），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三民书局，2006年），更加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中国对华盛顿的介绍，尤其是潘光哲的著作，搜罗丰富，分析细致，将华盛顿与孙中山联系起来考察，别具一功。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有所补充，更集中分析华盛顿形象对于中国民主道路影响方面。

中国被广泛、持续传播，其形象被从多维度解读，对于改变中国人的异域人物观念，对于反清革命动员与民初政治走向，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深入剖析华盛顿形象在中文语境中的解读过程，对于理解陌生的民主思想何以由舶来品而逐渐深入人心，哪一部分深入人心，以及深入到什么程度，具有特别的价值。

## 一、华盛顿形象在晚清的传播过程

美国在 1776 年成立，当时并不为中国人所知。八年以后，中美两国有了民间交往。1784 年美国轮船“中国皇后”号来华，是为中美民间交往的开始。以后，中国政府和有关人士开始注意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

1817 年(嘉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蒋攸銑在向朝廷报告有关外国船只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并谈到美国没有国主，头人四年一换：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sup>1</sup>这是迄今所见中文资料中，中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到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但是，没有提到华盛顿的名字。

1819 年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南洋所写中文读物《地理便童略传》中，对美国政体有所介绍，内称“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sup>2</sup>书中也没有提到华盛顿名字。

1820 年至 1821 年间，英国传教士在南洋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米怜《全地万国纪略》，介绍了美国情况：“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国设政，而不肯再服英国”。这个国家虽为新国，但土地广袤，其民人年年繁殖加增，“日后此国谅必为亚默利加全地之最大者。盖其人有智有力，其今所有之地为宽大，好为耕织，又盛产各物，又其海边之港为多”。<sup>3</sup>这份杂志提到的是华盛顿其地，还是没有提到华盛顿其人。

直到 1830 年代，华盛顿的名字才开始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

1837 年，传教士所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杂志，第一次明确述及华盛顿。杂志在一篇题为《论》的论说中，介绍美国情况，称其国行宽政，以仁义建国，民人富庶，国势强盛。文中称赞“华盛屯”（华盛顿）有尧舜之德，能解救人民，不贪恋权位。

1838 年 2 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一篇题为《华盛顿言行最略》的文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华盛顿的事功、道德与历史地位。<sup>4</sup>同是 1838 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日后署名“裨治文”)在新加坡出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对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sup>5</sup>

<sup>1</sup> 两广总督蒋攸銑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 页。

<sup>2</sup> 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马六甲 1819 年出版，第 17 页。

<sup>3</sup> 《论亚默利加列国》，《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七，道光元年。

<sup>4</sup> 《华盛顿言行最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正月。“最”疑为“撮”之误，原文如此。

<sup>5</sup>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五，开国以后史略。

1844年，梁廷枏主要参考《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写的《合省国说》，述及华盛顿史迹同年，徐继畲经由美国传教士介绍，获悉到华盛顿事迹，大为赞叹，在《瀛寰考略》中较多地述及华盛顿，予以很高的评价（详见下文）。

185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对华盛顿事功介绍颇多，予以很高评价。

其后，蒋敦复在《华盛顿传》中，李善兰在《米利坚志》序言中，寓居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在《画图新报》刊载的《华盛顿小传》<sup>1</sup>，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sup>2</sup>，谢卫楼的《万国通鉴》，均对华盛顿有所介绍与赞扬。<sup>3</sup>

1886年，黎汝谦、蔡国昭合译出版了美国人洱汾·华盛顿所著《华盛顿全传》。

书凡8卷，原作者洱汾·华盛顿(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是美国著名作家，

《华盛顿全传》是他在长期调查研究基础上精心撰写的力作，一百一十多万字，皇皇巨著，1859年出版。<sup>4</sup>黎汝谦在日本神户担任领事期间，读到此书，深为佩服，乃嘱领事馆译员蔡国昭将其译出，并亲为润色。此书对于传播华盛顿生平事迹，影响很大。戊戌维新期间，时务报馆曾将其排印重版，名《华盛顿传》。

1892年，《申报》刊载《美利坚国考略》<sup>5</sup>，内对华盛顿历史功绩有的评价，与徐继畲、蒋敦复等人相近。

1898年，福建人黄乃裳为美国人编的《大美国史略》作序，特别强调华盛顿创立的制度在全世界的意义。

1902年编就的甘韩《经世文新编续集》，收有《华盛顿布伦士维廉合论》，<sup>6</sup>将华盛顿事功与普鲁士的布伦士维廉相比，认为华盛顿的成功条件尤为困难，“华盛顿者资兼文武，发于畎亩之中，初举度地官，终为大统领，与英血战八年，备尝艰苦，终致美为自主之国”。华盛顿面临的形势是强英日侵，将帅多叛，但最后立伟勋、开大业，全国富强，四邻震羨，“华盛顿不诚旷世之伟人哉！”

同年，华盛顿事迹被写入小学教科书《文话便读》，文虽简短，但对于华盛顿形象的传播，很有价值：

**华盛顿者，美利坚之总统也。美立国至今才百年，百年以前，美为英**

<sup>1</sup> 《华盛顿小传》，《画图新报》，1881年第四期，载有华盛顿画像，小传内容采自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文末有简短评论：“呜呼！华盛顿勘定大乱，厥功甚伟，而不自满，首先避位，使美国常享太平，各大国皆憚而敬之，顿亦人杰”。

<sup>2</sup> “华盛顿学问深邃，知虑周密，及自主战起，将诸军抗大敌八年，立伟勋，创大国，专开文教，不尚武功，全国大治，四邻畏之。后人追慕其德，历久不衰，可谓旷世之伟人矣”。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光绪六年出版，卷十九，第16页。

<sup>3</sup> 书中写道：“渥性吞为国主，两任八年，年满百姓仍欲举之，渥性吞因年已高迈，决意推辞，欲脱重任，以娱晚年。将退位之时，著成文字一篇，遍谕百姓，言为官者宜如何尽忠，为民者宜如何守法，遂尔兴盛国家，若为官者如何徇私，为民者如何偏党，定必身丧国亡。……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渥性吞卒，通国悲哀，如丧其父，至今美民犹称之为国父也。按：渥性吞之为人，大有才德，英美八年战事，倚赖其力，终成善局。其在位八年，将美国基业安立坚固，若论居心，毫无私曲，不贪权，不顾名，一生为国勤劳，故历代国民，不忘其善政也”。谢卫楼：《万国通鉴》，上海美华书馆1882年版，卷四上，第40页。

<sup>4</sup> 此书有新译本，为李瑞林、宋勃生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名也是《华盛顿全传》。惟译者在后记中称此书“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系不知道一百多年前已有中译本问世。

<sup>5</sup> 《美利坚国考略》，《申报》1892年6月6日。文中对华盛顿历史功绩有所评价，称“华盛顿既得国，不欲私为己有，乃自立为民主之国，称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每四年满任，任满或可再留，然亦不得过八年之限。其选举总统也，令民人各举乡里之有声望者，书其姓名，纳诸柜，阅日启柜出之，立所举最多者”。

<sup>6</sup> 此文亦收入《地球英雄传》，卷三。

国属地，英待其民，甚为暴虐，华盛顿创离英独立之说，举兵与英人抗，英不能敌，许其独立。华盛顿既为美君，不传位于己子，而使国人公举才能之士，三年任满，则复举而代之，名曰总统，又曰民主。<sup>1</sup>

1903 年，上海开明书店、文明书局同时出版日本学者福山义春著的《华盛顿传》的两种译本，对华盛顿事迹介绍颇为详细，予华盛顿以非常高的评价（详见下文）。

1904 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论》中的《华盛顿论》，将近代中国华盛顿论推到顶峰（详见下文）。

此外，清末出版的各类万国通史、西洋通史、美洲历史，亦或多或少地述及华盛顿，文艺小说中亦有以华盛顿为题材的。

上述文献，对华盛顿生平介绍最为翔实的是黎汝谦、蔡国昭合译的《华盛顿全传》，其次是福山义春的《华盛顿传》。

晚清述及华盛顿事迹的主要中文读物

作者或译者	书名或篇名	出版机构或杂志	年份
不详	华盛顿言行最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38
高理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新嘉坡坚夏书院	1838
徐继畲	瀛寰考略	手稿	1844
梁廷枏	合省国说	刻本	1844
徐继畲	瀛寰志略	刻本	1848
魏源	海国图志	刻本	1852
不详	少年华盛顿行略	遐迹贯珍	1855
蒋敦复	华盛顿传	稿本	1857
格坚勃斯原本，冈千仞、河野通之同译	米利坚志	光启社、博闻社	1874
不详	华盛顿小传	画图新报	1881

<sup>1</sup> 《文话便读》，载《便蒙丛书初二集》，苏州开智书室 1902 年版，第一百课。

谢卫楼	万国通鉴	美华书馆	1882
洱汾·华盛顿 著，黎汝谦、 蔡国昭合译	华盛顿全传	刻本	1886
蔚利高	大美国史略	福州美华书局	1899
章宗祥译	美国独立史	译书汇编社	1902
福山义春著、 汤济沧译	华盛顿传	开明书店	1903
福山义春著、 丁锦译	华盛顿传	文明书局	1903
不详	华盛顿论	地球英雄论	1904
商务印书馆 编译所	美国独立战史	商务印书馆	1911

## 二、译名的雅化

华盛顿的名字第一次在中文里出现时，他已经去世二十年了。道光元年（1821 年），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一篇《论北亚默利加之列国》，文中提到美国首都“瓦声顿”：

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

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国设政，而不肯再服英国。

这里所说的是作为地名的华盛顿，还不是华盛顿其人。

十六年后，1837 年，传教士在南洋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一次明确述及华盛顿其人，写作“华盛屯”。杂志介绍美国情况，称其国行宽政，以仁义建国，民人富庶，国势强盛，“教授振举国者之君子，称华盛屯。此英杰怀尧舜之德，领国兵攻敌，令国民雍睦，尽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从拯援国释放民者，不弄权而归庄安生矣。”<sup>1</sup>

1838 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华盛顿言行最略》，这是“华盛顿”译名的首次出现。此后，华盛顿名字在中文书刊里频繁出现，不同的译名有十多个，包括兀兴腾、瓦升墩、瓦升屯、湟性吞等（详见表格）。

这些不同的译名，多出现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逐步统一为“华盛顿”。到二十世纪初，已经看不到其他译名。译名由众多而单一的过程，是个逐渐雅化的过程。其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其一是徐继畲对译名的选择。徐继畲关于华盛顿的知识，主要得自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他 1844 年在《瀛寰志略》初稿《瀛寰考略》中，将华盛顿的名字全都写作“兀兴腾”，诸如“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兀兴腾，异人也，起事

<sup>1</sup> 《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五月。语句颇不通顺，原文如此。

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四年后《瀛寰志略》出版，“兀兴腾”全部被改为“华盛顿”。此前，使用“华盛顿”最多的，一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二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此时署“高理文”）在 1838 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徐继畲在与雅裨理接触时，可能还没有看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及至杀青《瀛寰志略》书稿时候，看到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或其中的一种，觉得“华盛顿”译名比“兀兴腾”更雅，于是改用了“华盛顿”译名。

其二是裨理哲对译名的选择。裨理哲 (Richard Quarterman Way , 1819-1895) 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生于乔治亚州，1844 年奉派来华， 8 月到宁波，参与管理印刷所和长老会在那里所设的男童寄宿学校。1848 年，他在宁波出版小册子《地球图说》，其中“花旗国 ”一篇述及华盛顿，用的译名是“瓦升墩”。1871 年，裨理哲将此书修订重版，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书中的“瓦升墩”已一律改为“华盛顿”。

无论是瓦声顿、华盛顿、瓦升墩，还是兀兴腾、洼申顿、漙性吞，都是对 Washington 的音译。由于中国方言的差异，不同地方人对同一音译会选择不同的汉字。“兀兴腾”、“漙性吞”，是用北方官话的读音来标注 Washington，而“华盛顿”则是广东话来标注的。使用“兀兴腾”的徐继畲是山西人，使用“漙性吞”的实际是谢卫楼的中国助手赵如光，是北通州人。协助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中国学者梁植，是广东高要人，“华盛顿”之译名应该主要由他确定的。

但是，中文字不同于英文，“华盛顿”三个字合在一起是人名或地名，但拆开来，每个字都有独立的含义。华、盛、顿三个字中，前两个字多作褒义，如华丽、华贵、华彩、盛大、旺盛、兴盛，连在一起，有华贵、兴盛之感，而“兀兴腾”或“漙性吞”，三个字连在一起，除了有表音的功能之外，很难让人产生美感，甚至有点稀奇古怪。所以，以“华盛顿”替代“兀兴腾”、“漙性吞”之类译名，实际是译名雅化或美化的过程，这是与对华盛顿其人的崇敬心理联系在一起的。

华盛顿在中文读物中的译名

译 名	出 处
瓦声顿	米怜《论北亚默利加之列国》，《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卷七，道光元年（1821 年）
华盛屯	《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五月（1837 年 6 月）
华盛顿	《华盛顿言行最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正月（1838 年 2 月）；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嘉坡坚夏书院，1838 年
哗▲（口臣）噸	林则徐辑《洋事杂录》，稿本，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兀兴腾	徐继畲《瀛寰考略》卷下（1844 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 210 页

瓦升墩	裨理哲：《地球图说·花旗国》，华花圣经书房 1848 年版，第 45 页。
洼申顿	《万国地理全图集》，转见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十，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667 页
瓦盛敦	《地理备考》，转见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十一，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678 页
瓦升屯	《外国史略》，转见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十一，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679 页
华兴顿	林乐知、郑昌棧《列国岁计政要》（1873 年），转见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第 15 页
滢性吞	谢卫楼《万国通鉴》卷四，上海美华书馆 1882 年版

### 三、形象的圣化

中文读物对华盛顿的介绍与评价，受美国影响很大，有的介绍本身就出于美国传教士。

据余志森研究，19 世纪上半期，即华盛顿逝世后的半个世纪，华盛顿在美国一直处于被人崇拜、敬仰的热浪之中。他被人奉若神灵，“祖国的救星”华盛顿常常被与“人类的救星”耶稣相提并论。1832 年，是华盛顿诞生 100 周年，一名国会议员在演说中把华盛顿生日同圣诞节，并列为创世纪以来人类仅有的两个值得庆祝的诞辰。美国人普遍认为在家里挂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是神圣的义务，好像家里必须有圣人像一样。在 1845 年出版的一本华盛顿画传中，作者竟认为，婴孩出世第一句应学的话是妈妈，其次是爸爸，第三句应是华盛顿。<sup>1</sup>

鸦片战争前后，美国传教士络绎来华时，正是华盛顿形象在美国被神话、美化的阶段。中文读物中，有关华盛顿的资料、信息，基本来自美国。在那样特定的背景下，在传教士的笔下，华盛顿的形象自然相当高大、完美。

1837 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称华盛顿“此英杰怀尧舜之德，领国兵攻敌，令国民雍睦，尽心竭力，致救其民也。自从拯援国释放民者，不弄权而归庄安生矣。”<sup>2</sup> 尧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典范，华盛顿一出现，就被与中国传统最伟大的圣人尧舜并提。

1838 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载文具体介绍华盛顿的事功、道德与历史地位。内称“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中，华盛顿独立无比”。文章介绍华盛顿见识历练，才能高大，最有胆量，雄烈过人。在独立战争中，华盛顿“不干民之誉，而真推民之兴，不自贪俸禄，宁守清贫，并无害人利己矣”。美国建国后，华盛顿“虽势浩大，威震天下，弄权在掌握之中，为所得为，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竭心忠诚，昼夜专务。良民知华盛顿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故立之为国之首领主。华虽愿避静潜修，悦听民之声，在位八年，治国如运于掌，政情利达，百姓动履亨嘉，其名声高著，流芳百世”。<sup>3</sup>在这里，才能高大、雄烈过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竭心忠诚、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悦

<sup>1</sup> 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2 页。

<sup>2</sup> 《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五月。语句颇不通顺，原文如此。

<sup>3</sup> 《华盛顿言行最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正月。“最”疑为“撮”之误，原文如此。

听民声、名声高著、流芳百世，都是最高级的赞誉词汇。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两篇文章作者不详。1837年至1838年在南洋一带活动的美国传教士主要有三人，舜为仁(1807-1895)<sup>1</sup>、裨治文(1801-1861)<sup>2</sup>与崔理时<sup>3</sup>(生卒年不详)，介绍美国情况包括介绍华盛顿的文字，很可能出自他们，其中裨治文的可能性更大。二文虽然篇幅不大，但奠定了日后徐继畲、魏源等人评价华盛顿的基础。

1838年，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对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作了比上述二文更为具体而详细的介绍：

时国泰民安，必须立首领，设国法，使领邦知而不正视，群庶畏而勉恪遵，此要务也。故乾隆五十三年春，有各省衿耆至费拉地费议其事，共推华盛顿为首。议四月毕，及散归，各执所议之条款回省，告于省内之人，再议一年，复至费拉地费再议，然后定。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首领之名由是而起。

书中述及美国人民对华盛顿的崇敬，尊其为国父，但语气还算平淡：

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践阼二次，共在位八年，传与阿丹士。……嘉庆五年间，华盛顿卒。国人呼之曰国父，以其有大勋劳于国故也。<sup>4</sup>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华盛顿的事迹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徐继畲、梁廷枏、魏源、蒋敦复等都对华盛顿事迹有所介绍与评论。

其中，梁廷枏关于华盛顿的资料主要得自裨治文，他的评论是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基础上发挥的。他特别赞赏华盛顿的高贵品德：“为人公正自矢，不事威福，不辞劳瘁。既罢，常以暇日率官绅人士与农并力耕作，国中人传为美谈。卒之日，举国伤悼，思其保障功，群尊之曰国父。至今言及，若有余思焉”。<sup>5</sup>他强调的是华盛顿的公正、谦虚、民望。

徐继畲对华盛顿有多处评价，兹汇集如下：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

<sup>1</sup> 舜为仁(1807-1895)，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纽约人。1834年奉派至泰国传教，在由新加坡转泰国途中，遇海盗，差点丧命，遂留新加坡学习中文。以后往来于曼谷、澳门等地，1842年定居香港，设立潮州余教堂，专向潮州人传教。1848年一度游历上海、宁波。1884年退休回美国。1895年8月13日病逝于加州圣地亚哥。

<sup>2</sup> 裨治文(1801-1861)，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接受训练。1829年10月，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系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1830年2月抵澳门，旋入广州，随马礼逊学习中文。1832年在广州创办英文《中国丛报》，自任主笔，直至1847年。其间，曾作为翻译，于1844年，参加中美两国关于《望厦条约》的谈判。

<sup>3</sup> 崔理时(生卒年不详，Ira Tracy)，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832年被美部会委任为牧师，次年6月奉派来华，10月26日抵达广州，旋至新加坡主持出版事业，历时6年，1841年因病退休。

<sup>4</sup>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五，开国以后史略。

<sup>5</sup> 梁廷枏：《合省国说》，《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



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以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sup>1</sup>

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sup>2</sup>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曷曷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sup>3</sup>

---

<sup>1</sup> 徐继畲：《瀛寰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08-209页。美国建国时，只有十三州，后来逐渐增多，到1846年才有二十六州。徐继畲此处记二十六部，是误将当下二十六部以为是当初二十六部，后来在《瀛寰志略》正式出版时改了。

<sup>2</sup> 徐继畲：《瀛寰志略》。

<sup>3</sup> 徐继畲：《瀛寰考略》卷下，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日后《瀛寰志略》成书时，保留了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sup>1</sup>

最后两段话后来被美国传教士拼接在一起，刻在石碑上，砌入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

从徐继畲的这些评价，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将华盛顿的事功、品德置于中国文化评价系统中来考量的，既重视其私德即个人素质，盛称其勇、雄，将其与陈胜、吴广、曹操、刘备相比，更突出其公德即对国家与历史的贡献，盛称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开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将其与尧舜相提并论，即所谓三代之遗意；既重视华盛顿的武功，也强调其文治，所谓治国崇让善俗。这样，内圣外王，华盛顿成为雄绝千古的圣人。

徐继畲从世界范围与人类历史两个维度，从事功与道德两个方面，予华盛顿以无比崇高的评价。其实，这样的圣人，不只是西方，就是在中国，也只有传说中的三代尧舜庶几近之，其他历代所谓圣君仁帝，无一能及。但是，徐继畲还是笔下留有余地，将其限制在西方范围之内，说是“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从徐继畲写《瀛寰考略》所用“兀兴腾”，到《瀛寰志略》定名“华盛顿”，可以推测，他在写《瀛寰考略》时，并没有见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载的《华盛顿言行最略》，也没有看到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就是说，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评价，是他在无所依傍、无所继承、无所参考的情况下独立做出的。

魏源的评价，与徐继畲异曲同工：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桀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sup>2</sup>

---

这段话，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

<sup>1</sup> 徐继畲：《瀛寰志略》卷九，《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sup>2</sup>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九。

<sup>2</sup>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九。

魏源认为，仅设统领、不设国王、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垂奕世而无弊”。魏源的评论，所谓武、公、周，较之徐继畲的评论更为细致一些，但总体上没有超出徐继畲的范围。评论中所谓“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显然有孟子民贵君轻话语的影子。<sup>1</sup>

稍后于魏源，上海文人蒋敦复写过一篇《华盛顿传》，称颂华盛顿：

（合众国成）华盛顿复慨然辞众，谢兵权，归田里。各部酋长、诸将校军士、百姓咸免冠额首而前曰：大王功德巍巍，群臣愿奉大王为吾国主。乃大诰于众曰：有国而传子孙，私也；权重而久居之，乱之基也。其罢帝号，勿传世，勿终身执国柄，分建列邦。邦之百姓，推择一人统其众，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称）。众伯勒格斯中推择一人为大伯勒格斯，军国大事，咸取决焉。然必与众会议乃成，一人不能独占威福，四载一易。大众请留，更历四载，必易。既及英平，思与民休息，乃下令曰：继自今以往，如有贪利忘义，削民膏、残民命者，与吾民共诛殛之毋赦。当是时，人和年丰，化行俗美，华盛顿名赫赫，至今称道弗衰云。<sup>2</sup>

蒋敦复的议论与徐继畲、魏源相比，意思基本一致，但是细细品味其文字，还是与徐、魏略有差异。考诸华盛顿史迹，确曾有个别下属劝说华盛顿帝制自为，遭到华盛顿严厉批评，但那仅是个别人的私见，而不是如蒋敦复所说的“各部酋长、诸将校军士、百姓咸免冠额首而前”。其时，在华盛顿同僚中，包括杰佛逊等人，民主思想相当浓厚，对于领袖的权力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包括对领袖礼仪的限制、领袖权力的制约，都很用心，从来没有一口一个“大王大王”的。蒋敦复以如此强烈对比的笔法，突出华盛顿非同庸众，鹤立鸡群，强调他大公无私，开创民主，通过华盛顿之口，表达“继自今以往，如有贪利忘义，削民膏、残民命者，与吾民共诛殛之毋赦”，其实是反映他自己对君主专制的恶感。蒋敦复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人，曾与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游，编过关于英国历史的《英志》。他写过《海外两异人传》，一篇是恺撒传记，另一篇就是华盛顿传。恺撒传在《六合丛谈》上正式发表了，但是，华盛顿传却没有正式发表。为什么没有发表？不得而知。今人见到的这篇《华盛顿传》，是收在他的《啸古堂文集》中的。

<sup>1</sup> 《孟子·梁惠王下》：“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sup>2</sup> 蒋敦复：《华盛顿传》，《啸古堂文集》卷五，同治十年刊本，第6-7页。

1874年，李善兰为日本人冈千仞等所译《米利坚志》作序，基本上是演绎徐继畲、魏源的评价，颂扬华盛顿在抗击英军、创立民主制度中的杰出贡献。<sup>1</sup>

1898年，黄乃裳为《大美国史略》作序，特别强调华盛顿创立的制度在全世界的意义，认为：“一时所立国制，下令人民共商可否而后行，此固天下万国所无，而美国独有也。于是以征伐得天下之风先于南北美洲绝其迹，而步美国后尘者，或立为民主，或改为民主，计美欧两洲今已二十余国，且变君主为君民共主，遍欧、非、澳皆是，要皆华盛顿之体天立极，有以树厥风声耳。”黄乃裳认为，华盛顿开创的民主制度，不光对于美国、美洲，对于欧洲，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

然则天生华盛顿非为英生一劲敌，实为美洲数千万生灵，及如许族类土人黑人，生一仁明英武之主，并为欧、亚、非、澳诸洲，生一出类拔萃者，挽回万国运会，以复于唐虞揖让之天，使人人各得其自主之乐，而不再闻苛政暴敛之苦！不然，何以在位仅八年，举地球为之震动耶！且继君美之二十三主，何以皆能仰体其德意，百年之间，拓地至四十五邦，俾其国蒸蒸日上，自政俗、学校、制造、矿化诸大端，度越欧洲，而震今烁古耶！<sup>2</sup>

上述从徐继畲到黄乃裳等人对华盛顿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抗击英军、创立民主方面。1855年，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刊有《少年华盛顿行略》，介绍少年华盛顿误斫樱树、诚实认错的故事：

华盛顿者，亚麦里迦人也，才兼文武，为国效忠，真所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者也。自少年时，义气奋扬，动皆中礼，言辞真实，屏绝浮夸，亚麦里迦合众国莫不仰慕其为人，至今尤乐道之。余今节取其少年一事，列于《贯珍》，俾中国童子，读而慕之，或可感发心志，是所厚望。

华盛顿才六岁时，有友送以小斧一柄，得斧后，喜气扬扬，随处玩弄，

---

<sup>1</sup> 李善兰写道：“夫米利坚州者，昔荆榛遍地，野蛮杂处，今者文物声名，冠于地球，谁之功也？自科伦布创觅新地，西班牙英法诸国之人继之，西州之人来者日众，疆土日辟，分为数十邦，大半为英之属地。既而苦英之虐政，于是十三邦会议自立，不奉英命。英以兵来，则共推华盛顿到大帅以拒之，连战数年，英与之和，国乃立公会，议立大统领，所谓伯理玺天德者也。定例四年一易，传贤不传子，令通国公举其人，群推华盛顿。四年期满，欲避位，举国共留之，又四年，卒让副统领而去，遂为永制，至今百余年未有传子者。呜呼，华盛顿可谓非常之人矣！……华盛顿勘定大乱，勋绩甚伟，而不自满假能，一遵公议，首先避位，以为永法，使米国长享太平，日盛日强，西州诸大国俱惮而重之。呜呼，此真非常之人始能成此非常之功也。试考地球万国，自古及今，除中国尧舜之外，有能行此者乎？”格坚勃斯原本，冈千仞、河野通之同译：《米利坚志》，明治六年光启社、博闻社刊行。

<sup>2</sup> 黄乃裳：《大美国史略序》，载蔚利高《大美国史略》，福州美华书局，1899年版。

遇物必斫，此童子不识不知之性，大抵皆然也。家园中，植有樱树一株，种异凡品，其父爱惜，有若异珍。一日，华盛顿携斧入园，将樱树戕贼迨（殆）尽。次日，其父游园，看见樱树支分节解，遂大发雷霆，聚集家人，询问曰：园中樱树，吾爱所钟，虽人以多金来购，吾亦不舍，今被恶人戕害乃尔，吾必穷究此人，以消吾恨。家人皆推不知。喧嘈间，华盛顿自外入堂，手携小斧。父问曰：吾儿可见伐樱树之人乎？华盛顿见父怒容满面，家人觥觫情形，寸心惶恐，初不敢言，顷之乃曰：诳言我不敢说，此父亲大人所知，园中樱树，实我用此斧戕害也。其父亲闻此言，变怒为喜，满面欢容，欣然曰：嗣后乃知吾子不说诳言，是吾家大幸。虽樱树花可成白金，实可成黄金，吾复可（何）惜哉！<sup>1</sup>

这是华盛顿斫树认错故事最早进入中文读本。<sup>2</sup>傅云龙在美国游记中也说到这一故事，并称他曾见过华盛顿斫树的那把斧头。<sup>3</sup>其后，包括福山义春《华盛顿传》在内的许多华盛顿传记均载有这一故事。

1881年，《画图新报》刊登大幅华盛顿画像和《华盛顿小传》。小传除了介绍华盛顿政治方面的事功，还特别颂扬华盛顿对母亲的孝顺。文中写道：

华盛顿，美之别部人，生于雍正九年，少有大志，十岁慈父见背，其母教成之。年十七，欲游学于他国，见其母忧伤，遂即中止……凯旋后，民众郊迎庆贺，顿不遑顾，惟至家问安。母喜曰：此子自幼及长，无一事忤我，真孝子也。<sup>4</sup>

《遐迩贯珍》、《画图新报》都是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所以，特别注意介绍华盛顿的个人品德。诚实、孝顺这些故事的颂扬，使得华盛顿很像中国史书中所述生而异稟的圣人，形象更为丰满高大。

晚清对华盛顿评价的巅峰之作，有两篇，一篇是汤济沧所译、福山义春所著之《华盛顿传》的书末评语，另一篇是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论》中的《华

<sup>1</sup> 《杂说编·少年华盛顿行略》，《遐迩贯珍》1855年第4号。

<sup>2</sup> 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三民书局2006年，前言，第2页。

<sup>3</sup> 华盛顿“深沉有识量，为童子时，群儿与嬉戏，皆出其下。父素好树，而华盛顿以试斧（是斧云龙见之），怒诘，或劝佯为不知，乃曰儿所伐也，不敢欺。父怒顿释。其信多类此。”傅云龙：《实学文导》，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卷二。

<sup>4</sup> 《华盛顿小传》，《画图新报》1881年第四卷。

盛顿论》。

在福山义春的笔下，华盛顿这样英雄的出现，简直就是上苍专门为人类安排的：

（华盛顿幼年）英雄之气，自幼已崭露头角，异乎常儿。华盛顿虽习各种学科乎，然颇爱活泼之游戏，养武健之习惯，如竞争、飞跃、角力、抛铁杠及其他轻快用力之运动，无不酷好。又常与少年同学，编数军队而调练之。<sup>1</sup>

书中介绍华盛顿误斫樱树而诚实认错的美德，也介绍华盛顿十八岁时不避危险跳水抢救落水儿童的勇敢故事。书中比较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异同与高下，一个功成身退，一个身败名裂，一个是正义博爱，一个是气魄雄大：

盖拿破仑与华盛顿，皆近世史中之大伟人，一则牺牲己身，而造美国千载之基础，一则席卷欧洲之天地，而唱霸于一时；一则功成名遂而退，一则身败名裂，死于一荒岛之中，而为世人所痛惜。盖二人之成败虽不同，而为绝世之事业则一而已。……虽然，以华盛顿与拿破仑较，则其境遇、其性质，皆绝然不同。拿破仑则乘风云之际会，顺时势之潮流，而希己之光荣。华盛顿独反对此定例之潮流，立于逆境，而遵所以为国家、为人类之正义公道以成事，未尝顾一身之光荣。故一以气魄之大称，一以正义博爱之大称，一如风雨之摇山谷，海波澎湃，浩无边际，一如春日和煦，天地清明，群羊嬉嬉而食春草，孰大孰小，又岂容判其径庭哉！

翻阅古今东西之历史，按所谓英雄豪杰之生涯，其成就大业，名辉千载者，不仅才学识量胆略之非凡也，必其富于天真烂漫，有不欺己不欺人之性格，则一朝焕发其至诚之灵气，可奋然蹶然以从事矣。彼华盛顿者，惟见皇天赋与我成就伟业之能力，则不敢放失，举世托我于成就伟业之大任，则不敢有负，夙夜孜孜，无或少懈。故当年少之时，即无所设才子气

---

<sup>1</sup> 福山义春著、汤济沧译：《华盛顿传》，开明书店光绪二十九年版，第3页。

之聪明，而宁为中庸之材，惟藉其欲为正义、欲为真性之人物之一念，而养成忍耐克己之工夫，无论如何危险，而其不可动之精神，依然不失，其明晰之观察，与果断之判决力，则扩充有素，故临机应变，阻碍极少。呜呼，此华盛顿之所以有有成乎！<sup>1</sup>

是故世所谓英雄豪杰之士，成就大业、垂名竹帛者，必不仅才学识量胆略之非凡也，必其天真烂漫、不欺己不欺人之性质，灼灼于胸中，有恻隐之心念，有献身之精神，始可制活机而成绝世之事业。征之史册，昭昭然矣。

故彼一生中最啧啧于人口者，在公正之目的，纯洁之手段而已。至于政治家之诡计，彼未尝一为之也。故无论对于外邦，对于国人，莫不守其正实，而不外公道之范围，盖其区别智计与奸诡之界限者有素，而“正义者最上之政略也”之金言，又镂刻于脑中而一日不离。呜呼，非彼之修养日久，纯洁温和，有不以隐谋之手段而达其功名心之目的哉！四顾尘寰，凡所谓英雄豪杰者，则孰能视一身之荣华，非最终之目的，如华盛顿之所为也耶！

2

福山义春这本《华盛顿传》<sup>3</sup>，日文原名《华盛顿》，由东京博文馆1900年出版。此书在1903年同时有两个中译本，一是汤济沧所译，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是丁锦所译，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丁锦在译本绪言中对华盛顿推崇备至：

予读美国史而求千载不朽之英雄，得一人焉。其气概如和风，如春日，如灵秀之峰，如清碧之泉；其志节如美玉，如黄金，如砥石之平，如松柏之茂。伊何人？斯非古今第一人杰华盛顿乎？华盛顿者，豪杰中之君子，

---

<sup>1</sup> 福山义春著、汤济沧译：《华盛顿传》，第112页。

<sup>2</sup> 福山义春著、汤济沧译：《华盛顿传》，开明书店光绪二十九年版，第116页。封面作《华盛顿》，正文作《华盛顿传》。

<sup>3</sup> 福山义春，生卒年不详，出身熊本县，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任水户中学校长，明治33年至37年任茨城县立土浦第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主要著述除《华盛顿》外，还有与服部诚一合编之《汉文读本》。

而君子中之英雄也。批评家曰：昔人尝言世无完人，然上下三千载，于圣人以外求其近于完人者，唯华盛顿耳。刚而能柔，严而能和。意志坚强，才智圆满，有英雄之胆略，兼君子之盛德。富于自恃之精神，丰于谦逊之性质，怀个人自由主义而不忘国家观念。以言乎军人，则智勇之将也；以言乎政治家，则人道之向导也。要言之，则博爱、公明、正大之人物也。……欧美人士，迄今尚论第一之人物，必推华盛顿云。今就现时社会情形观之，多有不忍言者。愿吾后之人鉴乎华盛顿，浴其光风，为自由，为公理，为国家，为国民，有所发起焉。<sup>1</sup>

汤济沧与丁锦这两位译者，同一年译同一本书在同一个城市出版，不约而同地对华盛顿予以最高级的评价，甚至将中国人极少使用的“完人”字眼都用上了。

无独有偶，1904年出版的《地球英雄论》中的《华盛顿论》，将近代中国对华盛顿的颂扬推到了顶峰，将华盛顿与近代诸多英雄豪杰相比，并将其美德与中国古代名人相比，认为华盛顿不但在海外是第一流人物，远远超过拿破仑、彼得大帝、格兰特、俾斯麦、与中国古代名人行事相比也很杰出：

尝阅佐治华盛顿传，不禁为之踌躇满志、慷慨击节曰：如华盛顿者，殆海外之第一流人乎？何气度之远、仁爱之深，与我古名人相似！今人之谈海外豪杰者，若拿破仑、若大彼得、若格兰脱、若必士麻克，皆啧啧人口，传诵勿稍衰，然大都鹰瞵虎视，强忍悍鹫，奋发有余，涵养不足，求其和平温厚，能泽我中土诗书之气者，盖百不获一。然则华盛顿者，非海外之第一流人乎！华盛顿之才之学，战功之懋，见机之决，俱高出当代诸人之上，而其气度之远，仁爱之深，则又非大彼得辈所能梦见者矣。猜忌之私，非甚盛德，不能无也，而华盛顿与毕辣笃该利吾辈，终不忍以私嫌误国事，其殆相如廉颇乎！惜二将之非其人也，以杀示威，制军阀者类然。

---

<sup>1</sup> 福山义春著、丁锦译：《华盛顿》，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转见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谱系的重建——华盛顿与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九辑，2005年，第401—402页。



华盛顿时以生民为念，其与我白起、庞涓之流，仁暴盖悬殊矣，直曹彬之亚也。身经三十七战，论功行赏，常若歆然，殆大树将军邪！不然，何念之下也。虽有挫折，不损其气，卒以转败而为功，殆孟明霸西戎、范蠡报会稽矣！其在军也，遍览名胜图画自娱，大敌当前，好整以暇，其犹有缓带轻裘、雅歌投壶之遗致哉！迨至再辞总统，逊位殷勤，名立功成，急流勇退，则揆诸隐莒菟裘，目夷避位，殆又过之。呜呼，气度如此，仁爱如此，夫岂彼得、拿破仑、格兰脱、必士麻克诸人所能同年语哉！为海外第一流人，所以与我古名人之行事往往相似云。<sup>1</sup>

文中说到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格兰特、俾士麦，都是世界顶级名人；蔺相如的雅量，曹彬的仁爱，孟明视的雄武，范蠡的坚毅，在中国都是妇孺皆知的著名贤人典故。作者认为比起这些中外名人，华盛顿既是海外第一流人，也与中国古代名人之行事相似。

这种华盛顿颂的竞赛盛况，反映了其时中国知识界对华盛顿的极端崇敬的普遍心理。

#### 四、独立的旗帜

清末对于华盛顿形象的解读中，有一突出现象，是着力颂扬他在抗英战争中，如何不避艰难困苦，最后成就大业。章宗祥 1902 所译《美国独立史》中，描述抗英军队如何供给困窘、兵丁如何愤愤不平、华盛顿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最后夺取胜利：

华盛顿所统之兵，衣装粮食，均不完备，时忧冻馁，兵官俸微，入不敷出，往往丈夫从军，妻子嗷嗷，时而兵官相约辞职，时而兵丁昌言梗令。华盛顿竭力维持，商之国会，请定新例，凡长征兵丁，由国家分给间地，以为偿卹，兵官若不中道辞去，则事定之后，终身给予半俸，而国会议员公议投票，可其请者仍居寡数，格于例不行，仅定兵官给予七年全俸之例。及至战事将毕，兵丁将恐战罢归田，不能复索周卹，故要求尤急。兵丁所赖，全在华盛顿一人。见其统帅之无全权，于是有倡议奉华盛顿为君主者。

---

<sup>1</sup> 陈伯龙署：《地球英雄论》，华盛顿传，上海新民书局藏本，光绪三十年。

华盛顿闻之大惊，尝言自从军以来，从未受惊若此之甚，即令兵丁无得再议及此，违则施以军法。（史家谓此华盛顿之异常情者也。自罗马设立民主政体以来，凡执政者，遇有异常勋绩，往往渐萌奢愿，败民政之制，而陷于专制之治，独华盛顿不然）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战事既停，而兵官之俸，兵丁之饷，施（拖）欠未给者数年，军心愤怒，匿名揭帖，谤诽沸腾。华盛顿忧之，乃大集兵官，晓以大义，先将元帅应得酬功之俸，悉数辞去，以示身先，一面竭力与国会筹商抚慰兵弁之策。<sup>1</sup>

福山义春所著《华盛顿传》，亦有类似描写，述华盛顿苦口婆心地一方面做军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做议会的思想工作，最后成就大业：

噫嘻乎，自由之钟，猛报于国中，独立之旗，翻飞于海上，荣则荣矣，而建设之难，远非革命者始念所及也。一国之大，万民之众，使凡事非以精神贯注之，则厚此薄彼，不得其当，此致治之所以难，而不得不愤当局者之愤愤也。当其初也，国家独立之成否，全悬于军队之手中，故联邦议会，常战战兢兢，而唯恐失军人之欢心。及战局告终，军队昨日之劳苦，已置之九霄云外，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者，非古今一致、东西一辙耶！此议会于今日，所以放掷军队之论功行赏而热心专注于其他之问题也，而谓将士能默尔以息乎！故不平之声，勃然而起于军营之间，美国之独立，即使功败垂成，亦所不难。故华盛顿劳心焦思，当冬季赐假之余，不得不居于军营之中，常监督将士，而使归于平静。然而联邦议会，依然等闲视之也，将士之不平，以是愈高其热度，诉于华盛顿而请弹劾议会。华盛顿毅然不允，且喻之曰：“军队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立者也，而议会者又为代表国民之自由，故军队不可不服从议会之命令。”将士虽无如之何，

---

<sup>1</sup> 章宗祥译：《美国独立史》，译书汇编社 1902 年版，第 93 页。

然其气益激，日思所以破坏国会之法，遂有出拥立华盛顿为王，举兵颠覆之说者。其状恰如清教徒之迫克林威尔者然。然以华盛顿心情之高洁，其肯从之乎！于是大集将士，挥泪而晓以大义曰：“呜呼诸君，吾等所以掷一生之幸福与生命而奋斗者，果何为耶？夫非为我殖民地人士之自由耳？今而为此，何无操节之甚也，何无慈悲之甚也！呜呼，吾等忍兄弟妻子离散之苦，以血与肉而购得自由之美花，由含苞而吐艳，逐渐开裂，今将成熟，乃仅激于小愤，而遽若此，吾神圣之军队，其亦前此之果何为耶？”将士闻之，皆流泪谢罪。然华盛顿不仅以戒军队为事也，复驰书议会，务使军队得十分之酬报，军队之不平以止，北美自由国之障碍以去，而国光乃长辉于世界矣。使华盛顿于此之时，稍怀一念之野心，一跃而就帝王之位，竟拿破仑、恺撒之光荣，则合众共和之事，有不如鲜花之忽遇暴雨，旋即香消影灭乎？是故北美新自由国之建设，不独宜归功于美国人民之士气，而公乎无私之政治家，其所尽力，尤足令人钦佩者也。<sup>1</sup>

革命党人卢信在 1910 年夏秋间所写《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以华盛顿抵抗英军为例，说明革命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在开头可能困难，但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

世上唯有理固有势，势者由理而生，舍理则势亦无由而存。纣有臣亿万，武王有臣三千，势甚殊也，然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则亿万人而不敌三千人矣。盖理所在即势所在，一时之势力安足恃乎？华盛顿之革命也，地不过十三州，人不过三百万，以抗拒雄冠全球之英国，其势甚难也，然终告成功者，何也？则理也。夫天下最可凭者理，最不可凭者势，理有一定而势无一定。设我国人人皆晓然于独立自由之理，则满洲政府虽如何强

---

<sup>1</sup> 福山义春著、汤济沧译：《华盛顿传》，开明书店光绪二十九年版，第 97—98 页。

横，然冰山难恃，势力果可长保乎？<sup>1</sup>

卢信以华盛顿事迹激励革命党人，反清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华盛顿以十三州之地，三百万之人，而与强英战，以军械粮饷言，则华盛顿等必无抗拒英政府之能力，然而终于成功者，何也？夫英之待美，万不及满虏待汉人之暴虐，英国海军为世界冠，岂满清数十艘废船所能及其万一！英国兵精粮足，又岂满清财政不充、招募市井无赖驱之为兵者所能及其万一？美国革命史，纪革命之事实，农民赤手空拳，有持犁锄以战者，其军械粮饷之缺乏如此，而革命终告成功者，则在理不在势也。<sup>2</sup>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以华盛顿事迹为例，说明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艰巨性：

列位！你看五洲万国，最平等、最自由，称为极乐世界者，岂不是美利坚吗？列位！须晓得，这个世界也不是容易得来的。这美利坚原是北美洲一块荒土，自前明年间，英国有数人前往开荒，自后越来越多，到乾隆时候，有了三百万人。时英国与法国连年开战，兵饷不足，把美利坚的地税加了又加，百姓实在出不起，向那官府面前求减轻一些，不但不准，反治了多少人的罪。人人愤怒，共约离英自立，公举华盛顿挂帅，与英国一连战了八年。英国奈他不何，只好听其自立一国。公举华盛顿为王。华盛顿坚不允从……列位！这美利坚若不是八年苦战，怎么有了今日呢？<sup>3</sup>

## 五、凡人化取向

美国的华盛顿研究与评价，在华盛顿去世以后，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圣人化，后一阶段是凡人化，以南北战争为分界。其间原因，一是华盛顿去世已久，人们对他的怀念热潮已过，开始冷静下来。二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

<sup>1</sup> 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此文写于1910年夏秋间。

<sup>2</sup> 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sup>3</sup>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2页。

工业化迅猛发展，人民向西部开发，疆域大为拓展，美国民主思想中注入了西部移民的民主化观念，人们开始以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领袖。三是林肯的出现，打破了华盛顿一枝独秀的局面。林肯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既统一了联邦，又消灭了种植园黑奴制度。这种崛起于草茅之中的伟大英雄，其光芒足以与华盛顿同耀争辉，甚至比身为巨室富豪的华盛顿更有社会基础。<sup>1</sup>

对华盛顿作凡人化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美国共和制度的确立，不是华盛顿个人的功劳，而是美国人民的创造。诚如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华盛顿解甲归田后评论说，人们与其崇拜华盛顿的性格，更应赞美教养他的国家。确实，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美国共和制度，不是在君主专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资产阶级文明曙光照耀下成立的，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美国民众。在华盛顿当选总统之前，已有《独立宣言》与三权分立原则，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在制订宪法和建立新政府的过程中，人们一直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统治者的权力及其运用，防备他们有朝一日帝制自为。所以，是美利坚大地的民主氛围造就了华盛顿，而不是华盛顿凭空开辟了美国的共和天地。<sup>2</sup>作为凡人化解读华盛顿的成果，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出过三本有关华盛顿的传记，即亨利·卡博特·洛奇的两卷本《乔治·华盛顿》（1889），曾任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威尔逊的《华盛顿传》（1896），保罗·福特的《真实的乔治·华盛顿》（1896）。这三部书的共同点是努力恢复华盛顿作为普通人的形象，所要追求的目标，是要“写真实的华盛顿”。用保罗·福特的话说：他笔下的华盛顿，如常人一样，是一个受人类弱点制约的人，一个受人类情欲支配的人。<sup>3</sup>

与美国对华盛顿解读的转向差不多同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也有人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民众与英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解读华盛顿。1895年，宋恕在《六字课斋津谈》中，述及华盛顿，对华盛顿为何不行帝制而实行民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世谓华盛顿创西国民主之局，非也”。他列举欧洲历史上希腊雅典民主等事例，说明民主制度并非华盛顿首创。在华盛顿之前1700年，屋大维已有“十年让位”之定例。即使是美人叛英自立之议，也不是华盛顿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宋恕强调，“纵观西国英雄，如法之拿破仑，英之格朗穹（即克伦威尔一引者），其初皆起于民主党，及功成名立，仍谋世袭，独华盛顿坚拒诸将奉为皇帝世袭之请，异矣”。<sup>4</sup>1897年，章太炎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华盛顿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人为华盛顿“于不毛之地，剪除榛薄，始奠天地，其功若女娲、燧人，杀黑龙而积芦灰也。当斯时，民非斯人固无所戴矣。斯人者出而令而创民主，民固无所竞矣”。<sup>5</sup>同年出版的《万国分类时务大成》，介绍各国国君之后，案语中写到华盛顿，比较华盛顿与其他美国名人之历史地位：

美自自主以来，其总统之著名者惟华盛顿、临艮、格兰脱三人，华盛

顿为创业之君，其功尤大，临艮、格兰脱为中兴之主，救平南北花旗之乱，

<sup>1</sup> 参见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6页。

<sup>2</sup> 参见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sup>3</sup> 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sup>4</sup> 宋恕：《六字课斋津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75页。宋恕仍对华盛顿表示崇高的敬意。1896年，他在上海以《华盛顿颂》为题，命学生作文。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册，第689页。

<sup>5</sup> 章太炎：《变法箴言》，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21页。

其功在北花旗。<sup>1</sup>

1901年,《国民报》从英雄与民众的关系,指出非常的英雄是从非常的民众中产生出来的:

彼其真以法国革命为拿破仑一人之力,而美之独立乃华盛顿一人之功乎?彼国民自为其身家,其始也,不知几千百华盛顿、拿破仑忘生死、擢头颅,以争一日之命,而彼二人者乃坐享其名,吾方窃窃焉怪之,而彼乃俨然自任,此则大惑不解者也。今试无慄悍无前之法民,则拿破仑何如矣!无十三州之自治,则华盛顿又何如矣!<sup>2</sup>

其后,邹容在《革命军》中引申其意:

若华盛顿,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识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颅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济也,然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有济。<sup>3</sup>

华盛顿作为美国共和制度的奠基人,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这一论点,到清末十来年间,已成社会普遍看法。曾被清政府确立为教科书的《万国历史》中写道:

1789年,华盛顿被举为大统领,“合众国之独立,实出于国民之爱权力,爱自由,不稍受暴政之压制,奋力以获胜利,其事业光昌,赫耀伟大,国民之举动也,且当时建此伟业者,皆由德智义勇之士,发此大愿,即华盛

---

<sup>1</sup> 《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卷八,《各国国君》。《万国分类时务大成》由金匱钱丰(字颐仙)选辑,长安高味中云翹参订,武陵谢晋封校字,黄自元署,前有丹徒张蕴玉序言(序言作于光绪二十三年秋七月),光绪二十三年申江袖海山房石印。

<sup>2</sup> 《亡国篇》,《国民报》第四期。转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一卷上册,第92页。

<sup>3</sup> 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顿。”<sup>1</sup>

1911年出版的《美国独立战史》，对此阐述得最为透彻：

北亚美利加之殖民，由于富自治气象，厌他人干涉之人组织而成者也。

全殖民固非皆然，因欲罔利一攫千金而移住者亦多焉，然而感化全殖民，

养成此一种风气，固不在乙而在甲也。易而言之：甲实全殖民地之骨子也。

英政府乃不之察，对此自主之人，常施以压制手段，其后十三州之人，脱

本国之羁绊，卓然独立，岂偶然哉！<sup>2</sup>

## 六、深入人心的是哪一个华盛顿

到辛亥革命前后，华盛顿已是中文世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名字，兹列举一批：

1911年11月9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不拱手听命者。”

<sup>3</sup>同年11月13日，张謇等人劝说袁世凯，顺应形势，走共和之路：“至于华盛顿传，则世多能道之，亦公所稔，不以烦听。”<sup>4</sup>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电贺袁世凯被一致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内云：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

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sup>5</sup>

同年2月18日，八旗全体上袁世凯函，内称“北方人士既推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sup>6</sup>也是在这年2月，张謇致电袁世凯，劝袁世凯不畏艰难，勇任民国总统，“天下事未易言，昔华盛顿之难，殆倍今日。公被众举，义何容辞？”<sup>7</sup>

---

<sup>1</sup> 作新社译书局编译：《万国历史》光绪二十八出版，第169-170页，此书被清政府审定为教科书，多次再版，在学堂广为流传。

<sup>2</sup>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美国独立战史》，1911年初版，第3页。

<sup>3</sup> 黄兴：《致袁世凯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页。

<sup>4</sup> 张謇：《拟会程德全囑杨廷栋进说袁世凯》，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简称：《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80页。

<sup>5</sup>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1929年版，第53页。

<sup>6</sup> 《临时公报》，1912年2月21日，公函。

<sup>7</sup> 张謇：《致袁世凯电》，《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15页。

1913年10月25日，袁世凯要求各省就《临时约法》的存废发表意见，援引美国故事，称“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邦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三十万人出众议员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sup>1</sup>

1913年12月，黎元洪等致电袁世凯，请求以政治会议取代国会，亦以华盛顿与美国共和故事为例。<sup>2</sup>

晚清中文读物中，与华盛顿齐名的另一西方大英雄是拿破仑。单1903年，就出版过三本拿破仑传记<sup>3</sup>，报纸、杂志上介绍拿破仑生平事迹的文章更多。知识界已经习惯于将华盛顿、拿破仑并提，如前述邹容所云“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黄兴给袁世凯致电也是将华盛顿、拿破仑并提。但是，稍微关注政体性质的人还是明白，华盛顿与拿破仑是两路人。所以，当民初社会不加区别地称袁世凯为中国华盛顿与拿破仑时，袁世凯非常敏感，细心地指出两人有所不同。1913年，《大陆报》记者弥勒访问袁世凯，告知“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袁世凯马上表示：“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sup>4</sup>他自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就一直以华盛顿自况。他在大总统就任宣言书中，就述及华盛顿幼年诚实故事，以华盛顿自期，绝口不提拿破仑。<sup>5</sup>

由此可见，到民国初年，华盛顿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人们拿华盛顿来说事，根本不需要提及其具体事迹，只有说到华盛顿，那就是民主的代名词。

清末中国，民主已是常用词汇，也是常谈话题，但是，细究起来，不同人在不同场景所说的民主，往往不是一回事，差异很大。单从政治上说，就可以分为形式层面的民主、制度层面的民主与思想层面的民主三种。形式层面的民主，或曰具象的民主，是最容易感知的，即有总统而没有皇帝，或称总统而不称皇帝。制度层面的民主，即法治，国家权力依据由民主程序确立的法律来运行。思想层面的民主，是法治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包括民有、民治、民享。中国近代以前两千多年，都是君主专制，没有民主传统，没有理解民主的思想资源。晚清时期，人们通过书本报刊，通过出国考察，对民主逐渐有所了解，且不断加深这种了解。但是，从社会层面上看，能够了解制度层面民主的人，远远少于了解形式层面民主的人，了解思想层面民主的人，又远远少于了解制度民主的人。华盛顿在晚清被解读的三种形象，分别与这三个层面相对应。与徐继畲等人所谓的华盛顿尧舜形象相对应的，是对具象层面民主的了解；与宋恕、章太炎及《国民报》编者所谓时势造英雄的华盛顿形象相对应的，是对制度层面民主的了解；与孙中山、梁

<sup>1</sup>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第156-159页。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二），第750-753页。

<sup>2</sup> 内云：“历考中外各国，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美为共和模范，而开国之始，第一次宪法即因束缚政府不能为，遂有费拉德费亚会议修正之举。是役也，全体会员无不有政治之经验，其会议之所议，多有轶出原有宪法范围以外，而自操制定宪法之全权，论者不诋违法。先例具在，可为明证。现在政治会议已经召集，与美国往事由各州推举之例正同。请大总统飭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若众意咸成，则共和政体之精神即可因兹发轫。即例以南京政府以十四省行政长官代表之参议院，其完缺大相悬殊，正与华盛顿修正宪法若合一辙”。见《黎兼领都督等原电》，《政府公报》，1913年12月19日。

<sup>3</sup> 这三本传记是日本土井林吉著、赵必振译的《拿破仑》，益新译社1903年出版，作新社印刷；赵宗正翻译的《拿破仑全传》，上海东来译局1903年出版；吴元润、秦国璋译述的《拿破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见邹振环《“革命表木”与晚清英雄谱系的重建——华盛顿与拿破仑传记文献的译刊及其影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九辑，2005年）。

<sup>4</sup>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出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5页。

<sup>5</sup>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消人者，其受辱若撻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诬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诌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 1912-1928》，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6-1389页。



启超等认为华盛顿是民主思想的体现，是对思想层面民主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清末民初人理解的华盛顿，至少有三个华盛顿，即一、不做皇帝只做总统的华盛顿，姑称之为“尧舜华盛顿”；二、作为美国民主制度产物的华盛顿，姑称之为“制度华盛顿”；三、体现民主思想的华盛顿，姑称之为“思想华盛顿”。时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并不一样，真正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那样，不但从形式上、制度上，而且从思想上真正了解华盛顿的价值、理解民主真谛的人凤毛麟角。一般人心目中的华盛顿，主要是不做皇帝只做总统的“尧舜华盛顿”。

正因为如此，民国初年，人们对于没有帝制名义的专制是不那么敏感的。1914年5月，袁世凯正式宣布《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将行政、军事、立法、外交等大权集于大总统一身，并规定大总统有权“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大总统权力已与皇帝相差无几。年底，他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没有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名单藏于金匱石室，管钥亦归总统负责。按此规定，总统可以推荐别人，也可以推荐自己的儿子。这样，集权制、终身制、世袭制实际上都有了，大总统已在事实上等同于皇帝，只不过名义不同。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民主！可是，这一切，在当时并没有激起很大波澜，因为，形式的民主还在。

对帝制敏感，对专制不敏感，这就是华盛顿形象在中国影响的实际效果。

当然，对帝制敏感也是有重要价值的。袁世凯一旦帝制自为，形式层面的民主一旦丢弃，蔡锷等人马上起兵声讨，洪宪帝制也应声倒塌。

作者信息：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址：200020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信箱：[xyz@sass.org.cn](mailto:xyz@sass.org.cn).